

张恨水
著



巴山夜雨

团结出版社

张恨水
著



巴山夜雨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山夜雨/张恨水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07. 6

(张恨水抗战作品经典)

ISBN 978-7-80214-299-2

I. 巴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68743号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: 100006)

电话: 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总编室)

(010) 65244792 65126372 (编辑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mail: 123456@tjpress.com (出版社) 65228880@tjpress.com (投稿)

65133603@tjpress.com (购书) 65244790@tjpress.com (投诉)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装订: 三河中门辛装订厂

开本: 170×230 毫米 1/16

印张: 28.5

字数: 500 千字

印数: 6000

版次: 2007 年 6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7 年 6 月 第一版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214-299-2/I·137

定价: 42.8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目 录

- 第一章 菜油灯下 / 1
- 第二章 红球挂起 / 11
- 第三章 斯文扫地 / 22
- 第四章 空谷佳人 / 33
- 第五章 自朝至暮 / 44
- 第六章 魂兮归来 / 64
- 第七章 疲劳轰炸 / 83
- 第八章 八日七夜 / 101
- 第九章 人间惨境 / 120
- 第十章 残月西沉 / 134
- 第十一章 蟾宫折桂 / 154
- 第十二章 清平世界 / 170
- 第十三章 各得其所 / 182
- 第十四章 茅屋风光 / 201
- 第十五章 房牵萝补 / 219
- 第十六章 家教之辱 / 235
- 第十七章 我的上帝 / 247
- 第十八章 鸡鸣而起 / 267
- 第十九章 内科外科 / 284
- 第二十章 生财有道 / 315

第二十一章 有了钱了 / 321

第二十二章 西窗烛影 / 336

第二十三章 未能免俗 / 354

第二十四章 月儿弯弯 / 375

第二十五章 群莺乱飞 / 394

第二十六章 天上人间 / 414

第二十七章 灯下归心 / 431

第一章 菜油灯下

四川的天气，最是变幻莫测，一晴可以二三十天。当中秋节前后，大太阳熏蒸了一个季节，由两三场雷雨，变成了连绵的阴雨，一天跟着一天，只管向下沉落。在这种雨丝笼罩的天气下，有一排茅草屋，背靠着一带山，半隐沉在烟水雾气里。茅草檐下流下来的水，像给这屋子挂上了排珠帘。这屋子虽然是茅草盖顶，竹片和黄泥夹的墙壁，可是这一带茅草屋里的人士，倒不是生下来就住着茅草屋的。他们认为这种叫做“国难房子”的建筑，相当符合了时代需要的条件。竹片夹壁上，开着大窗户，窗户外面，一带四五尺宽的走廊。虽然是阴雨沉沉的，在这走廊上，还可以散步。我们书上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李南泉先生，就在这里踱着步，缓缓来去。他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，中等身材，穿了件有十年历史的灰色湖皱旧夹衫，赤着脚，踏上了前面翻掌的青布鞋。两手背在身后，两肩扛起，把那个长圆的脸子衬着向下沉。他是很有些日子不曾理发，头上一把向后的头发，连鬓角上都弯了向后。在这鬓角弯曲的头发上，很有些白丝。胡楂子是毛刺刺的，成圈的围了嘴巴。他在这走廊上，看了廊子外面一道终年干涸的小溪，这时却流着一弯清水。把那乱生在干溪里的杂草，洗刷得绿油油的。溪那面，也是一排山。树叶和草，也新加了一道碧绿的油漆。

在这绿色中间，几条白线，错综着顺着山势下来，那是山上的积雨，流下的小瀑布，瀑布上面，就被云雾遮掩了，然而还透露着几丛模糊的树影。这是对面的山峰，若向走廊两头看去，远处的山和近处人家，全埋藏在雨雾里。这位李先生，似乎感到了一点画意，四处打量着。由画意就想到了那久已沦陷的江南。他又有点诗意了。踱着步子，自吟着李商隐的绝句道：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”有人在走廊北头窗子里发言道：“李先生在吟诗？佳兴不浅！”李南泉道：“吴先生，来聊聊天罢，真是闷得慌。”吴先生是位老教授，六十岁了。他穷得抽不起纸烟，捧着一支水烟袋走出屋子来。他虽捧了水烟袋，衣服是和这东西不调和的。乃是一套灰布中山服，而且颜色浆洗得惨淡，襟摆飘飘然，并不沾身。他笑道：“真是闷得慌，这雨一下就是十来天。可是下雨也有好处，不用跑警报了。”李南泉笑道：“老兄忙什么，天一晴，敌机就会来的。”吴先生手捧着水烟袋正待要吸烟，听了这话，不由得嘻了一声，因道：“我们这抗战，哪年才能够结束呢？东西天天涨价，我们还拿的是那永远不动的几个钱薪水。别的罢了，贵了我就不买。可是这米粮涨价，那就不得了，我吴春圃也是个十年寒窗的出身，于今就弄成这样。”说着，他腾出一只捧水烟袋的手，将灰布中山服的衣襟，连连

牵扯了几下。李南泉把一只脚抬了起来，笑道：“你看看，我还没有穿袜子呢，袜子涨了价不是，干脆，我就打赤脚。好在是四川打赤脚，乃是最普通的事。”

吴春圃笑道：“许多太太也省了袜子，那可不是入乡随俗，是摩登。”李南泉摇摇头道：“不尽然。我太太在南京的时候，她就反对不穿袜子，理由是日子久了，鞋帮子所套着的脚板，会分出了一道黑白的界线，那更难看。”李太太正把厨房里的晚餐做好，端了一碗煮豇豆走过来，她笑道：“你没事，讨论女人的脚。”李南泉道：“无非是由生活问题上说来，这是由严肃转到轻松，大概还不至于落到低级。”吴先生鉴于他夫妻两个近来喜欢抬杠，恐怕因这事又引起了他们的争论，便从中插上一句话道：“阴天难受，咱们摸四圈吧？”李太太一听到打牌，就引起了兴致。把碗放在窗户台上，牵了牵身上穿的蓝布大褂，笑道：“吴先生能算一角，我就来。”吴先生默然地先吸了两袋水烟，然后喷着烟向李南泉笑道：“李先生不反对吗？”李南泉笑道：“我负了一个反对太太打牌的名声，其实有下情。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，真够忙的，我的力量，根本已用不起女佣人，也因为了她身体弱，孩子闹，不得不忍痛负担。她一打牌去了，孩子们就闹得天翻地覆。统共是两间屋子，我没法躲开他们。而我靠着混饭吃的臭文章，就不能写，还有一层……”李太太摇着手道：“别说了，我们不过是因话答话，闹着好玩，你就提出了许多理由，住在这山旮旯里，什么娱乐也没有，打小牌输赢也不过是十块八块儿的，权当了打摆子。”说着，端起那碗菜，走进屋去。李先生看看太太的脸色，有点向下沉，还真是生气，不便再说什么，含着笑，抬头看对面山上的云雾，隔溪有一丛竹子，竹竿被雨水压着，微弯了腰，雨水一滴滴地向下落，他顺眼看着有点出神。吴先生又吸了两袋烟，笑道：“李太太到南方这多年了，还说的一口纯粹的北平话。可是和四川人说起话来，又用地道的四川话。这能说各种方言，也是一种天才。你瞧我在外面跑了几十年，依然是山东土腔。”李南泉分明知道他是搭讪，然而究是朋友一番好意，也就笑道：“能说各种方言，也不见得就是一种技能吧？”吴先生捧着水烟袋来回地在廊上走了几步，又笑道：“李先生这两天听到什么新闻没有？”李南泉道：“前两天到城里买点东西，接洽点事情，接连遇着两次警报，根本没工夫打听消息。”吴先生道：“报上登着，德苏的关系，微妙得很，德国会和苏联打起来吗？”李南泉笑道：“我们看报的人，最好新闻登到哪里，我们谈到哪里。国际问题，只有各国的首脑人物自己可以知道自已的事。就是对手方面的态度，他也摸不着。中国那些国际问题专家，那种佛庙抽签式的预言，千万信不得。”吴先生道：“我们自己的事怎样？敌人每到夏季，一直轰炸到雾季，这件事真有点讨厌。”李南泉道：“欧洲有问题，飞机没我们的份，而且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李太太由房门口伸出半截身子来，笑道：“你就别‘而且’了。饭都凉了。难得阴天，晚上凉快，也可以早点睡。吃饭吧。”李先生一看太太，脸上并没有什么怒容，刚才的小冲突，算是过去了，便向吴先生点点头道：“回头我们再聊聊。”说着走进他的家去。

李先生这屋子，是合署办公式的。书房，客室，餐厅，带上避暑山庄的消夏室，全在这间屋子里。因为他在这屋子里，还添置了一架四川人叫做“凉板”的，乃是竹片儿编在短木架子上的小榻。靠墙一张白桌子上，点了一盏陶器菜油灯。三根灯草，飘在灯碟子里，冒出三分长的火焰。照见桌上放着一碗白煮老豇豆，一碗苋菜。另有个小碟子，放着两大片咸鸭蛋。李太太已是盛满了一碗黄色的平价米蒸饭，放到上手桌沿边，笑道：“吃罢。今天这糙米饭，是经我亲自挑剔过稗子的，免得你在菜油灯下慢慢地挑。”李先生还没有坐过来，下手跪在方凳子上吃饭的小女孩，早已伸出筷子，把那块咸鸭蛋，夹着放在她饭碗上。李太太过去，拍着女孩儿的肩膀道：“玲儿，这是你爸爸吃的。”玲儿回转头来看妈妈一眼，撇着嘴哇哇地哭了。李南泉道：“太太，你就让孩子吃了就是了。也不能让我和孩子抢东西吃呀！”李太太将手摇着小女儿道：“你这孩子，也是真馋，你不是已经吃过了吗？”李先生坐下来吃饭，见女儿不哭了。两个大的男孩子站在桌沿边扒着筷子，口对着饭碗沿，两只眼睛，却不住向妹妹打量。对妹妹那半边咸蛋，似乎特别感到兴趣。

她左手托着鸭蛋壳，右手作个兰花式，将两个指头钳着蛋黄蛋白吃。李先生放下筷子，把碟子里其余的半个蛋，再掰成两半，每个孩子，分了半截放在碗头。李太太道：“他们每个人一个蛋，都吃光了。你也并没有多得，分给他们干什么。这老豇豆老苋菜你全不爱吃，你又何必和孩子们客气？”李先生刚扶起筷子来，扒了两口饭，这就放下筷子来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们能忍心自己吃，让孩子们瞪眼瞧着吗？霜筠，你吃了蛋没有？”他对太太表示亲切，特地叫了太太一声小字。李太太笑道：“哎呀！你就别干心疼了。每天少发两次书呆子牢骚，少掰我两次，比什么都好。”李南泉笑道：“我们原是爱情伴侣，变成了柴米夫妻，我记得，在十年前吧？我们一路骑驴去逛白云观。你披着青呢斗篷，鬓边斜插着一支通草扎的海棠花。脚下踏着海绒小蛮靴。恰好，那驴伙给你的那一支鞭子，用彩线绕着，非常的美丽。我在后面，看到你那斗篷，披在驴背上，实在是一幅绝好的美女图。那个时候，我就想着，我实在有福气，娶得这样一个入画的太太。”李太太笑道：“不要说了，孩子们这样大了，当着他们的面，说这些事情，也怪难为情吧？”李南泉道：“这倒不尽然。你看我们三天一抬杠，给孩子们的印象，也不大好。说些过去的事，也让他们知道，爹娘在过去原不是一来就板面孔的。”李太太道：“说到这点，我就有些不大理解。从前我年纪轻，又有上人在家里作主，我简直就不理会到你身上什么事。可是你对我很好。现在呢？我成了你家一个大脚老妈，什么事我没给你做到？你只瞧瞧你那袜子，每双都给你补过五六次。你就不对了，总觉得我当家不如你的意。”

她说这话，将筷子拌着那碗里的糙米饭，似乎感到不大好咽下去，只是将筷子拌着，却没有向口里扒送。李南泉道：“你吃不下去吧？”她笑道：“下午吃了两个冷烧饼，肚里还饱着呢。没关系，这碗饭我总得咽下去。”说着就把旁边竹几上一大瓦壶开

水，向饭碗里倾倒下去，然后把筷子一和弄，站在桌子边，连水带饭，一口气扒着吃下去。李南泉道：“霜筠，你这样的吃饭，那是不消化的。”说着，他把苋菜碗端起来，也向饭碗里倒着汤。李太太道：“你说我，不也是淘汤吃饭？明天我起个早，天不亮我就到菜市去，给你买点肉来吃。”李南泉道：“泥浆路滑，别为了嘴苦了腿。我也不那么馋。”李太太在门柱钉上扯下一条洗脸巾，浸在方木凳子上的洗脸盆里，对孩子们道：“来吧，我给你们洗脸。”玲儿已把那咸鸭蛋吃了个精光。她把小手托着那块鸭蛋皮送到嘴边，伸长了舌头，只管在蛋壳里舔着。爬下椅子，走到母亲面前，她把那钳着蛋壳的手举了起来，指着母亲道：“妈！明天买肉吃，你不骗我呵！我们有七八天没有吃肉了。”李先生已把那碗淘苋菜汤的饭吃完了，放下筷子碗，摇摇头叹口气道：“听了孩子这话，我做爸爸的，真是惭愧死了。”李太太一面和孩子洗脸洗手，一面笑道：“你真叫爱惭愧了。她知道什么叫七八天？昨天还找出了一大块腊肉骨头熬豆腐汤呢。”李南泉笑道：“你看，你现在过日子过得十分妈妈经了。是几天吃一回肉你都记得。当年我们在北平、上海吃小饭馆子，两个人一点，就是四五样菜，吃不完一半全剩下了。”

李太太道：“怎么能谈从前的事，现在不是抗战吗？而且我们吃了这两三年的苦，也就觉悟到过去的浪费，是一种罪孽。”李南泉站起来，先打了个哈哈，点头道：“太太，你不许生气，我得驳你一句。即说到怕浪费，为什么你还要打牌？难道那不算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？而且，又浪费金钱。腾出那工夫你在家写两张字，就算跟着我画两张画也好。再不然，跟着隔壁柳老先生补习几句英文，全比打牌强嘛！你不在家，王嫂把孩子带出去玩去了，我想喝口茶，还得自己烧开水；我不锁门，又不敢离开一步。你既决心做个贤内助，你就不该这样办。”李太太道：“一个人，总有个嗜好，没有嗜好，那是木头了。不过，我也想穿了，我也犯不上为了打小牌，丧失两口子的和气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打牌了。”说时，他们家雇的女佣王嫂，正进来收拾饭菜碗，听了这话，她抿了嘴笑着出去。李南泉笑道：“你瞧见吗？连王嫂都不大信任这话。”李太太已把一个女孩两个男孩的手脸都洗完，倒了水，把桌上菜油灯加了一根灯草，而且换了一根新的小竹片儿，放在油碟子里，算是预备剔灯芯的，然后把这盏陶器油灯，放在临窗的三屉小桌上，笑向李先生道：“你来做你的夜课罢，开水马上就开，我会给你泡一杯好茶来。”她这么一交代，就有点没留神到手上，灯盏略微歪着，流了好些个灯油在手臂上。她赶快在字纸篓里抓了一把烂纸在手上擦着。不擦罢了，擦过之后，把字纸上的墨，反是涂了满手臂。

李南泉笑道：“这是何苦，省那点水，反而给你许多麻烦。”李太太笑道：“你不要管我了。你似乎还有点事。今天晚上凉快，你应该解决了吧？”李南泉道：“你说的那个剧本？我有点不愿写了。”李太太还继续将纸擦着手，不过换了一张干净纸。她昂着头问道：“那为什么？只差半幕戏了。假如你交了卷，他们戏剧委员会把本子通过了，就可以付咱们一笔稿费。拿了来买两斗米，给你添一件蓝布大褂，这不好吗？我相

信他们也不会不通过。意识方面，不用说，你是鼓励抗战精神。情节也挺热闹的，有戏子，有地下工作人员，有汉奸，有大腹贾。对话方面……”李南泉微微向太太鞠了个躬，笑道：“先谢谢你。这完全是你参谋的功劳，纯粹的国语，而且是经过滤缸滤过的文艺国语。就凭这一点，比南方剧作家写得要好得多，准能通过。”李太太笑道：“老夫夫妻，要什么骨头？真的，你打半夜夜工。把它写完罢。”李南泉道：“我本来要写完的。这次进城，遇到许先生一谈之后，让我扫兴。人家是小说家，又是剧作家，文艺界第一流红人。可是，他对写剧本，不感到兴趣了。他说，剧本交出去，三月四月，不准给稿费。出书，不到上演，不好卖。而且轰炸季节里，印刷也不行。戏上演了，说是有百分之二或百分之四的上演税，那非要戏挣钱不可。若赔本呢，人家还怪你剧本写得不好，抹一鼻子灰。就算戏挣了钱，剧团里的人，那份艺术家浪漫脾气，有钱就花，管你是谁的。去晚了，钱花光了，拿不到。去早了，人家说是没有结账。上演一回剧本，能拿到多少钱，那实在是难说。”

李太太道：“真的吗？”南泉道：“怎么不真，千真万确。这还是在重庆而言。若论大后方其他几个城市，成都，昆明，贵阳，桂林，剧团上演你的剧本，那是瞧得起你。你要上演税，那叫梦话，你写信去和他要，他根本不睬，所以写剧本完全是为人做嫁的事。许先生那分流利的国语，再加上几分幽默感，不用说他用小小说的笔法去布局，就单凭对话，也会是好戏。然而他没有在剧本上找到米，找到蓝布大褂。”李太太笑道：“这么一说，你就不该写剧本了。不过只差半幕戏，不写起来，怪可惜了儿的。”她说着，自去料理家务去了。李先生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转，有点烟瘾上来，便打开三屉桌的中间抽屉。见里面纸张上面：放了小纸包印着黄色山水图案画的纸烟盒。上面有两个字，黄河。因道：“怎么着？换了个牌子。这烟简直没法儿抽。”那女佣人王嫂正进房来，便道：“朗个的？你不是说神童牌要不得，叫着狗屁牌吗？太太说，今天买黄河牌。比神童还要相因*些。”李先生摇摇头道：“这叫人不到黄河心不死。好烟抽不起，抽这烟，抽得口里臭气熏天，我下决心戒纸烟了。王嫂有火柴没有？”王嫂笑道：“土洋火咯，庞臭！你还是在灯上点吧。”李南泉把这盒黄河牌拿在手上踌躇了一会子，终于取了一支来，对着菜油灯头，把烟吸了。他的手挽在背后，走出房门来，在走廊上来回地踱着步。隔了窗户，见那位吴教授戴上老花眼镜，正伏在一张白木桌子上，看数学练习本。原来他除在大学当副教授之外，又在高中里兼了几点钟代数几何。

李先生一想，人家年纪比我大，还在作苦功呢，自己就别偷懒了。于是折转身来，走向屋子里去。那盏菜油灯，已添满了油。看那淡黄的颜色，半透明的，看到碟子底和三根灯草的全部。笑道：“今天的油好，没有掺假。难得的事，为了这油好，我也得写几个字。”于是将一把竹制的太师椅端正了，坐了下来。那一部写着剧本，就在桌子

* 相因，川语即便宜。

头边，移了过来，先看看最后写的两页，觉得对话颇是够劲，便顺手打开抽屉，将那盒黄河牌纸烟取出，抽出一支，对着灯火吸着，昂起头来，望着窗子外面，见对面山溪那丛竹子，为这边的灯光所映照，一条伟大的尾巴，直伸到走廊茅屋檐下。那正是一竿比较长的竹子，为积雨压着垂下来了。一阵风过辟辟噗噗，几十点响声，雨点落在地上。这很有点诗意，立刻拿起面前的毛笔，文不加点地写下去。右手拿着笔，左手就把灯盏碟子里的小竹片儿剔了好几回灯草。同时，左手也不肯休息，慢慢地伸到桌子抽屉里去，摸索那纸烟。摸到了烟盒，也就跟着取一只放在嘴角，再伸到灯火上去点着，一面吸烟，一面写稿。眼前觉得灯光比较明亮。抬头看时，也不知道太太是什么时候走了来的，正靠了桌子角，拿着竹片儿轻轻地剔着灯草。笑道：“这好，我写到什么时候，你剔灯剔到什么时候。你不必管了，在菜油灯下，写了四五年稿子，也就无所谓了。反正到了看不见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自来剔灯。”

李太太笑道：“我看你全副精神都在写剧本，所以我没有打搅你，老早给你泡好了一杯茶，你也没有喝。蚊子不咬你吗？”这句话把李先生提醒，“哎呀”了一声，放下了笔，立刻跳了起来，站在椅子外，弯着腰去摸腿。李太太道：“你抬起腿来我看罢。”李先生把右脚放在竹椅子上，掀起裤脚来看看，见一路红包由脚背上一直通到大腿缝里。李太太道：“可了不得，赶快找点老虎油来搽搽。还有那一条腿呢？”李先生放下右脚，又把左脚放在椅子上。照样查看，照样的还是由腿背上起包到大腿缝里。李太太道：“这就去用老虎油来搽。两条腿全搽上，你也会感到火烧了大腿。”李先生放下脚来，摇摇头笑道：“这半幕戏我要写完了，恐怕流血不少。我的意思是弄点血汗供养全家，倒没有想到先喂了一群蚊子。”李太太道：“我是害了你了。那末，就不必再写了。”李南泉情不自禁的，又把那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纸烟，取了一支在手，就着灯火把烟吸了，背了两手，在屋子里踱着步子来去。李太太笑道：“你说这黄河牌的纸烟抽不得，我看你左一支右一支地抽着，把这盒烟都抽完了，你还说这烟难抽呢。”她说着，手上拿了一件旧的青衣服，和一卷棉线，坐到旁边竹椅子上去。李南泉道：“怎么着，你还要补衣服吗？蚊子对你会客气，它不咬你。”李太太道：“把这件衣服补起来，预备跑警报穿，天晴又没有工夫了。”

李南泉叹了一口气，又坐到那张竹椅子上去。李太太道：“你还打算写？今天也大意了，忘记了买蚊烟。你真要写的话，我到吴先生家里，去给你借两条蚊烟来。”李南泉道：“我看吴先生家也未必有。他在那里看卷子，时时刻刻拿着一把扇子桌子下轰赶蚊子。”李太太道：“这是你们先生们算盘打得不对。舍不得钱买蚊烟，蚊子叮了，将来打摆子，那损失就更大了。”李先生翻翻自己写的剧本，颇感兴趣，太太说什么话，他已没有听到，提起笔来，继续地写。后来闻到药味，低头一看，才知太太已在桌子角下燃起了一根蚊烟。这更可以没有顾忌，低了头写下去。其间剔了几回灯草，最后一次，就是剔起来，也只亮了两分钟。抬头看时，碟子里面，没有了油。站起身来，首先

发觉全家都静悄悄地睡了。好在太太细心，事情全已预备好，已把残破了瓶口的一只菜油瓶子，放在旁边竹制的茶几上。他往灯盏里加了油，瓶子放到原处，手心里感觉到油腻腻的，正弯着腰到字纸篓里去要拾起残破纸来，这就想到太太拿字纸擦油，曾擦了一手的墨迹。于是拐到里面屋里，找一块干净的手纸缓缓擦着。这时看看太太和三个孩子，全已在床上睡熟。难得一个凉快天，而且不必耽心夜袭，自然是痛痛快快地睡去了。这屋里的旧红漆桌子上，也是放了一盏菜油灯。豆大的灯光，映照得屋子里黄黄儿的，人影子都模糊不清。

听听屋子外面，一切声音，全已停止。倒是那檐溜下的雨点，滴滴笃笃，不断向地面落着。听到床上的鼻息声，与外面的雨点相应和，这倒很可以添着人的一番愁思。他觉得心里有一份很大的凄楚滋味，不由得有一声长叹，要由口里喷了出来。可是他想到这一声长叹若把太太惊醒了，又要增加她一番痛苦。因之他立刻忍住了那叹声，悄悄儿走到外面屋子来。外面屋子这盏灯，因为加油之后，还没有剔起灯草，比屋子里面还要昏黑。四川的蚊烟，是像灌香肠一样的做法，乃是把薄纸卷作长筒子，把木屑砒霜粉之类塞了进去，大长条儿地点着。但四川的地，又是很容易反潮的，蚊烟燃着放在地上，很容易熄。因之必须把蚊烟的一头架放烟身的中间，每到烧近烟身的时候，就该将火头移上前一截。现在没有移，一个火头，把蚊烟烧成了三截。三个火头烧着烟，烧得全屋子里烟雾缭绕，整个屋子成了烟洞。于是立刻把房门打开，把烟放了出去，将空气纳了进来。那半寸高的灯焰，在烟雾中跳动了几下，眼前一黑。李先生在黑暗中站了一会，失声笑了起来。外面吴春圃问道：“李先生还没有睡吗？”摸黑坐着。李南泉顺步走出房门，见屋檐外面已是一天星斗。

吴先生还是捧了水烟袋，站在走廊上，因问道：“吴兄也没有睡？”他答道：“看了几十份卷子，看得头昏眼花，站在这里休息休息。”两人说着话，越发靠近了廊沿的边端。抬头看那檐外的天色，已经没有了一点云渣，满天的星斗，像蓝幕上钉遍了银扣，半钩新月，正当天中，把雨水洗过了的山谷草木，照得青幽幽的。虫子在瓜棚豆架下，唧唧哼哼地叫着；两三个萤火虫，带着淡绿色的小灯笼，悠然地在屋檐外飞过。吴春圃吸了一口烟，因道：“夜色很好。四川的天气，就是这样，说好就好，说变就变。明天当然是个大晴天，早点吃饭，预备逃警报。”李南泉道：“这制空权不拿在自己手里，真是伤脑筋的事。明天有警报，我打算不走，万一飞机临头，我就在屋后面山洞子里躲一躲了事。”吴春圃道：“当然也不要紧。可是你不走，太太又得操心。我一家人倒是全不躲。明天来了警报，我们就在屋角上站着聊聊。”李南泉道：“吴先生明天没有课吗？”他道：“暑假中，本来我是可以休息休息的。不过我一家数口，不找补一些外快，怎么能对付得过去？我们没有法子节流，再节流只有勒紧裤带子不吃饭了，所以我无可奈何，只有开源。你看我这个开源的法子怎么样？”李南泉摇摇头道：“不妥当。人不是机器，超过了预定的工作，我们这中年人吃不消。”

吴先生一昂头，笑道：“什么中年人，我们简直是晚年人了。”吴太太在屋子里叫道：“俺说，别拉呱了吧？夜深着呢。李先生写了一夜的文章，咱别打搅人家。”这一口道地山东话，把吴先生引着打了一个哈哈。接着道：“俺这口子……”说着，他真的回去了。李南泉站在走廊下出了一会神，也就走进屋子去。在后面屋里，找到了一盒火柴，将前面油灯点着，也立刻关上了门。他在灯下再坐下来，又把写的剧本看看，觉着收得很好，自己就把最后一幕，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。正觉得有趣。忽听到对面山溪岸上，有人连连地叫了几声李先生。他打开门来，在走廊上站着问道：“是哪一位？”说时，隔了那丛竹子，看到山麓人行路上，晃荡着两个灯笼。灯光下有一群男女的影子。有一个女子声音答道：“李先生，是我呀！我看到你屋子里还点着灯呢，故而冒叫一声。”李南泉笑道：“杨老板说话都带着戏词儿，怎么这样夜深，还在我们这山沟里走？”那杨老板笑道：“我们在陈先生家里打小牌过阴天。”李南泉道：“下来，坐一会儿吗？”她道：“夜深了，不打搅了。明儿见。”说毕，那一群人影拥着灯笼走了。李南泉一回头，看到走廊上一个火星，正是吴春圃先生捧着水烟袋，燃了纸煤，站在走廊上。他先笑道：“过去的是杨艳华，唱得不错，李先生很赏识她。”李南泉道：“到了四川，很难得听到好京戏，有这么一个坤角儿，我就觉得很过瘾了。其实白天跑警报，晚上听戏，也太累人，我一个星期难得去听一次。”

吴春圃道：“她也常上你们家来。”李南泉道：“那是我太太也认识她。要不然我就应当避一避这个嫌疑。和唱花旦的女孩子来往有点那个……”说着打了一个哈哈。吴先生笑道：“那一点没关系。她们唱戏的女孩子，满不在乎。你避嫌疑，她还会笑你迂腐。你没有听到她走路上过，就老远地叫着你吗？大有拜干爹之意。”说着也是哈哈一笑，这笑声终于把睡觉的李太太惊醒了。她扶着门道：“就是一位仙女这样叫了你一声，也不至于高兴到睡不着觉吧？看你这样大说大笑，可把人家邻居惊动了。睡吧。”李南泉知道这事对太太是有点那个，因笑道：“是该睡了。大概十二点钟了。吴先生明天见。”他走回房去，见她披着长衣未扣，便握着她的手道：“你看手冰凉。何必起来，叫我一声就得了。”李太太对他看了一眼，微微一笑，接着又摇了两摇头，也就进后面屋子睡觉去了。只看她后面的剪发，脖子微昂起来，可以想到她不高兴。李先生关上房门，把灯端着送到后面屋子来，因道：“霜筠，你又在生气。”李太太在榻上一个翻身道：“我才爱生气呢！”李南泉道：“你何必多顾虑。我已是中年以上的人，而且又穷。凭她杨艳华这样年轻漂亮，而又有相当的地位，她会注意到我这个穷措大？人家和我客气，笑嘻嘻地叫着李先生，我总不好意思不睬人家。再说，她到我们家来了，你又为什么殷勤招待呢？”李太太道：“噯，睡罢，谁爱管这些闲事。”

李先生明知道太太还是不高兴，但究竟夜深了，自不能絮絮叨叨地去辩明。屋子旁边，另外一张小床，是李先生他独自享受的，他也就安然躺下。这小床倒是一张小藤绷子，但其宽不到三尺。床已没有了架子，只把两条凳子支着，床左靠了夹壁，床右就是

一张小桌子，桌沿上放着一盏菜油灯。灯下堆叠着几十本书。李先生在临睡之前，照例是将枕头叠得高高，斜躺在床上，就着这豆大的灯光，看他一小时书。今天虽然已是深夜，可是还不想睡，就依然垫高了枕头躺着，抽出一本书，对着灯看下去。这本书，正是《宋史列传》，叙着南渡后的一班官吏。这和他心里的积郁，有些相互辉映。他看了两三篇列传，还觉得余兴未阑，又继续看下去。夜静极了，没有什么声音，只有那茅屋上不尽的雨点，两三分钟，嘀答一声，落在屋檐下的石板上。窗户虽是关闭的，依然有一缕幽静的风，由缝里钻了进来。这风吹到人身上，有些凉浸浸的。人都睡静了，耗子却越发放大了胆，三个一行，后面的跟着前面的尾巴，在地面上不断来往逡巡，去寻找地面上的残余食物。另有一个耗子，由桌子腿上爬上了桌子，一直爬到桌子正中心来。它把鼻子尖上的一丛长须，不住地扇动，前面两个爪子，抱住了鼻子尖，鼻子嘴乱动。

李南泉和它仅只相隔一尺远，放下书一回头，它猛可地一跳，把桌子角上的一杯凉茶倒翻。耗子大吃一惊，人也大吃一惊，那凉茶由桌子上斜流过来，要侵犯桌沿上这一叠书。他只得匆忙起来，将书抢着放开。这又把李太太惊醒了。她在枕上问道：“你今晚透着太兴奋一点似的吧？还不睡？”李南泉道：“我还兴奋呢，我看南宋亡国史，看得感慨万端。”李太太道：“你常念的那句赵鸥北诗，‘家无半亩忧天下，’倒是真的。你倒也自命不凡。”李南泉正拿了一块抹布擦抹桌上的水渍。听了这话，不由得两手一拍道：“妙！你不愧是文人的太太。你大有进步了，你会知道赵鸥北这个诗人。好极了！你前途未可限量。”他说着，又在桌上拍了一下。那盏菜油灯的油，本已油干到底，灯草也无油可吸。他这样一拍，灯草震得向下一滑溜，眼前就漆黑了。李太太在黑暗中问道：“你这可是太兴奋了吧？捡着你一句话这么重说一遍，也没有什么稀奇，你就灯都弄熄了。怎么办？”李先生在黑暗中站着出了一会神，笑道：“摸得到油也摸不到火柴。反正是睡觉了。黑暗就黑暗吧。”这时，火柴盒子摇着响。李太太道：“我是向来预备着火柴的，你点上灯罢。这样，你可以牵着一床薄被盖上，免得着了凉，阴天，晚上可凉。”

李先生摸索着上了床，笑道：“多谢美意，我已躺下了。外面满天星斗，据我的经验，阴雨之后，天一放晴，空中是非常的明朗，可能明天上午，就要闹警报，今天我们该好好养一养神。”李太太道：“我倒想起一件事。明天上午，徐先生来找你。”李先生听了这话，却又爬起床，向太太摸索着接过火柴，把灯重点起来。李先生这一个动作，是让他太太惊异的。因道：“你已经睡觉了，我说句徐先生要来，你怎么又爬起来了？”李南泉道：“你等我办完一件事，再来告诉你。”说着，就把点着了的这盏灯，送到外面屋子里去。李太太更是奇怪，就披衣踏鞋，跟着走到前面屋子来。见她丈夫伏在三屉小桌上，文不加点地，在写一张字条。李太太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李先生已把那字条写起，站起来道：“我讨厌那些发国难财的囤积商人。我见了他就要生气。你说老徐要求找我，我知道他是为什么事。我明天早上出去，留下一张字条在家里，拒绝他第二

次再来找我。”李太太笑道：“就为了这一点？你真是书呆子，你不见他，明天早上起来写字条也不迟。于今满眼都是囤积商人，你看了就生气，还生不了许多的气呢。字条给我瞧瞧，你写了些什么话？”

李南泉道：“你明天早上看罢，反正我得经你的手交给他，你若认为不大妥当的话，不交出去就是了。这回可真睡了。”李太太看着他，微笑地摇了两摇头。李南泉道：“太太，你别摇头，抗战四个年头了，我们在大后方还能够顶住，就凭我这书呆子一流人物，还能保持着一股天地正气。”李太太笑道：“这话我倒是承认的。不过你们这天地正气，千万可别遇到那些唱花旦的女孩子。她们有一股天地秀气，会把你们的正气，冲淡下去。”李南泉笑道：“这位杨艳华小姐，真是多事，走我门口过，就走我门口过罢，为什么还要叫我一声。太太，我和你订个君子协定，从明天起，我决不去看杨艳华的戏。”李太太道：“那末，你是说，从明天起，我不打小牌。”李南泉笑道：“并无此要求。”夫妻两人谈着，又言归于好了，两人回到后面屋子里，各自上各自的床安歇。就在这时，睡在李太太床上的小玲儿，忽然大声叫起来：“明天早上买肉，不能骗我的呀！”她说完了这句话，就寂然不再说什么了。李太太道：“你瞧，这孩子睡在梦里都要吃肉。”李先生听了孩子这句话，真是万感在心，抗战时期的什么问题，都可联想到。他沉沉地想，不再说话。远远的鸡啼，让他睁开眼来一看，灯光变成了一粒小红豆，窗子外倒有几块白的月光，洒落在屋里地上。

第二章 红球挂起

李先生上半夜的困扰，是为了剧本上半幕戏；下半夜的困扰，是为着一个女伶叫了一声。精神上太劳顿了，需要休息。猪肉已不能再给什么兴奋，就安然地睡去。不知是他什么时候翻了个身，眼睛闪动一下，见着面前一片通亮。李太太道：“该起来了。九点多钟了。”他一个翻身坐起来，见太太正把一束野花，插在小桌上那只陶器瓶子里，另外还有一个粗纸包，放在桌沿。桌面上撒了不少芝麻，可想纸包里是两个小烧饼。因道：“你都上街回来了？”李太太道：“我已上街两次了。起来吧。听说天一亮，就挂了三角球。我下山到街上的时候，还听到侦察机的响声。外面大太阳，恐怕上午就有警报。”李先生见屋后壁窗户洞开，由窗户看屋后的山，全是强烈的阳光罩住。便道：“那么，赶快弄点水洗把脸。先喝茶，享受这两个烧饼。”李太太笑道：“我还替你做了一件顺心的事，下山的时候，遇到了老徐，看那样子，好像是要向咱们家来。他一问你，我就说你熬了一宿，还没起床。他站在路上很踌躇的样子，约了下午再来看你。他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找你？”李南泉道：“他异想天开。他要到衡阳去做生意，说是路上过关过卡，怕有麻烦。要我找新闻界替他找个名义。就算我肯介绍，哪家报馆，也不会这样滥送名义吧？”

李太太道：“不要谈老徐的事了，三角球放下两小时了，敌人的侦察机已回到了基地，恐怕敌机要来了。”李南泉笑道：“我说怎么样？我是有先见之明，我知道今天一大早，就要来警报的。好在我已把剧本写完。今天就借敌机放一天假。”说着，他匆匆地洗脸喝茶。

在每天早上，李先生有一定的工作，竹书架上堆着的两百本旧书，必须顺手抽出一本来看，不问是中文或英文的，总得看上二三十分钟。他坐在那竹椅子上，正翻开一页书，却听到山溪对过人行路上，有人操着川音道：“挂起，挂起！”邻居的甄太太，是位五十多岁的人，只和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家居。身体弱，多病又相当清贫，最害怕警报，听到这挂起两个字，就战战兢兢地由走廊那头跑过来，操着江苏音问道：“李先生，阿是挂了红球？阿是挂了红球？”李南泉道：“甄太太不要紧，还只挂了一个球。你慢慢地收拾东西罢。甄太太扶了窗户挡子，向屋里望着道：“警报越来越紧，阿要尴尬？”李太太躲不躲？”李太太托了个纸包出来，苦笑着道：“我孩子多，不躲怎么行呢？”说着，把那纸包放在桌上，纸散开了，里面是半个烧饼。因道：“你看，这些孩子，真不听说，一转眼，把给你留的三个烧饼，吃了两个。”甄太太听了这话，由外

面跑了进来道：“爸爸，我只吃了一个，我叫哥哥别吃，给爸爸留着，他又分了我半个，你说，是不是岂有此理？”说着，她伸了个小指头，向爸爸连连指点几下。李先生哈哈大笑。

李太太道：“孩子这样淘气，你还笑呢。”李南泉道：“我不是笑她别的，笑她天真。尤其是岂有此理四个字，她四岁多的孩子，引用得这样恰当，不愧是咱们拿笔杆朋友的女儿。得受点奖励，还有半个烧饼，还是赏了你。”说着，就把那半个烧饼，赏了小玲儿。就在这时，两个男孩子，由对面溪岸的高坡上，一口气跑了下来，跑过溪上的那小桥时，踏得木桥叮叮咚咚作响。大孩子小白儿，一面跑，一面喊着：“妈呀！挂了球了！挂了球了！”他们跑进屋来，兀自喘着气。小的孩子小山儿，看到桌上的一大碗茶，两手端起来就喝。李南泉道：“你这两个小东西，实在是不成话，一大早就出去玩，不是挂球，大概还不回来。走路没有看见你们走过，总是跑，由那边坡上跑下来，一口气就到，假如让东西绊了一下，栽下沟去，怕不是重伤？”李太太道：“快放警报了，他还该跑回来？你女儿做什么事都是好的，你儿子无论做什么事都是错的。”李南泉还想辩论什么事，早是“呜呜呜”一阵警报的悲呼声，由空气里猛烈地传了过来。便把墙上一件旧蓝布大褂，往身上一披。书架子下，经常预备着一只旅行袋子，里面是几本书，一只灌好冷开水的玻璃瓶子。这就是逃警报的东西，他已是一手提了起来。李太太道：“你就要走吗？你一点东西还没有吃呢。”他道：“解除警报回来再吃罢，反正不饿。”

李太太道：“你暂别忙走，我到山下去买两个馒头来带了去。”李南泉连说着不用，找了顶旧帽子在头上戴着，又拿了一把芭蕉扇子在手上，正待出门，小玲儿扯着他的衣襟道：“爸爸，我和你一路去，我不躲防空洞。”说时，索性两手抱了爸爸的腿。李先生对于孩子这个新提的要求，忽然有点锐敏的感觉，便道：“好，我们今日都到后面山缝里去。太太，你看我这个提议如何？”李太太道：“我带三个孩子，怎么能跟你跑上四五里路？这样大太阳，来去就是一身透汗，你就不必向山缝里跑了。虽然洞子里人多，反正不会有多大的时候。”李先生沉吟了一会子，因道：“让我到山上去观察观察天势罢。”说着，就走到屋后小山坡上去。这时，天空是一片蔚蓝的大幕，虽是也飘荡几片白云，那白云的稀薄程度，像是破烂的白纱，悠悠地在长空飘荡。偶然有两三只鸟，在头顶上掠过。大自然，一切平静，与往常毫无分别。看看这山沟两旁的大山，青草蒙茸，像蹲着的狮子，抖动着全身的长毛。那阳光罩在山上，像有一丛火光向上反射。真的，自己随了山坡的石砌向前面走着，那深草里面，就有一阵阵的热气，向人衣服下面直钻上来。他也不去理会，踢着深草的蚱蜢乱飞，径直奔往山坡的北端，那里是可以看到山下这一个镇市的。

山下市镇中间，有片川地难得的平坦广场。在那里插了一根高高的旗杆，横钉了一块木棍。在稍远的地方，虽是不能看清楚这根长杆，可是那横杆上所悬挂的两个大红纸